

目 录

小 说

海滨故人	(3)
一个著作家	(54)
一封信	(61)
两个小学生	(68)
灵魂可以卖吗?	(75)
或人的悲哀	(83)
彷徨	(98)
丽石的日记.....	(109)
父亲.....	(120)
幽弦.....	(146)
胜利以后.....	(153)
蓝田的忏悔录.....	(166)
何处是归程.....	(178)
秋风秋雨愁煞人.....	(185)
时代的牺牲者.....	(190)
西窗风雨.....	(201)
一幕.....	(205)
曼丽.....	(211)
房东.....	(221)
一个情妇的日记.....	(230)
水灾.....	(248)

散 文

月下的回忆·····	(254)
蓬莱风景线·····	(258)
愁情一缕付征鸿·····	(261)
雷峰塔下·····	(265)
夜的奇迹·····	(268)
春的警钟·····	(270)
秋声·····	(272)
生命的光荣·····	(274)
东京小品·····	(278)
咖啡店·····	(278)
庙 会·····	(280)
沐 浴·····	(288)
樱花树头·····	(290)
柳岛之一瞥·····	(296)
烈士夫人·····	(301)
异国秋思·····	(308)
夏的歌颂·····	(312)
我愿秋常驻人间·····	(314)
玫瑰的刺·····	(316)
捉 贼·····	(318)
池 旁·····	(321)
小小的猜忌·····	(325)
一阵暴风雨·····	(328)
她·····	(334)
一个沉默的人·····	(340)
时先生的帽子·····	(345)

前 言

“五四”时期，有一位与冰心同时出现于中国文坛并享有齐名之誉的女作家，她就是庐隐。如同冰心的名字为人熟知一样，“凡是略微看过新文学书籍的人，没有不知道庐隐女士的。”1899年5月她出生在福建闽侯一个封建官宦家庭。刚出生的她便被视为不祥的小生物，为全家嫌弃。那时她的名字是黄英。

1921年2月，她写了控评封建包办婚姻罪恶的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发表于《小说月报》，成为庐隐获得社会承认的处女作，由此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1922年至1923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等。1923年《小说月报》第14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它也是使这位女作家蜚声文坛的成名作。1928年春，偶然机会，结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李唯建，两人产生了很深感情。1930年夏东渡日本，旅行结婚，年底回国后暂居杭州，次年迁上海教书，这期间完成了散文，短篇小说集《北京小品》、《玫瑰的刺》，写出了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和《女人的心》。

庐隐同冰心一样，最初也是以“问题小说”步入文坛的。庐隐初时的创作大都通过普通人的生活反映社会悲剧。《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吗》等篇，或控诉高利贷剥削下贫家女儿的悲惨遭遇，或揭露军阀政府的士兵毒打为“教育的前途”参加请愿的小学生的罪行，或反映纱厂女工的身心痛苦。尽管作品在技巧上颇为幼稚，但它像当时大多数“问题小说”一样，反映了对腐朽政治的不满和改造旧世界的要求。

庐隐基于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对妇女问题的执著思考，小说揭示一个既渴求爱情又不能战胜旧道德观念的知识女性的矛盾心理。她们渴望忠实于自己感情和理想，却又为环境、世俗所迫，不得不努力用合乎社会传统规范的理性来扑灭情感之火，于是内心痛苦、失衡。在《海滨故人》中，作者较早对此做了反映。露沙的恋人梓青有着不如意的婚姻，所以尽管两人“情感成熟已久”却畏于世俗，过着心心相印的精神恋爱生活，虚无的人生观，世人的流言蜚语使露沙在情智纠葛中躁动不宁。

短篇小说《一个情妇的日记》在描写“女人的心”方面也呈现出新的面貌。作品在主人公美娟坦露、奔放的内心独白中映出她的精神世界。美娟蔑视传统道德，热恋已有家室的仲谦。为了这爱，她要“冲破人间固执的藩篱”，宁愿作一个“忠实的情妇”，对周围人的指责、讥讽或劝诫她一概不睬，宣称“只尊重我的自我，完成我理想中的爱的伟大。”庐隐一扫以往作品中哀婉幽怨气息，是先前作者笔下那些沉缅于个人生活之苦闷的人物所不曾具有的。

身世之感，家国之痛结成了庐隐的悲愁之网，她在这网中艰难地挣扎，焦灼地呼号，哀伤地低吟。悲哀是庐隐创作的主旋律，她的“伤痕文学”虽多写自己的哀痛，但绝非仅限一己。她的歌哭为当时的文坛，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贡献。庐隐是伟大的“五四”时代造就的一位有个性、有特色的女作家。

海滨故人^①

呵！多美丽的图画！斜阳红得象血般，照得碧绿的海波上，露出紫蔷薇般的颜色来，那白杨和苍松的荫影之下，她们的旅行队正停在那里，五个青年的女郎，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她们住在靠海的村子里；只要早晨披白绡的安琪儿，在天空微笑时，她们便各人拿着书跳舞般跑了来。黄昏红裳的哥儿回去时，她们也必定要到。

她们到是什么来历呢？有一个名字叫露沙，她在她们五人里，是最活泼的一个。她总喜欢穿白纱的裙子，用云母石作枕头，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凝思。她在城里念书，现在正是暑假期中，约了她的好朋友——玲玉、莲裳、云青、宗莹住在海边避暑，每天两次来赏鉴海景。她们五个人的相貌和脾气都有极显著的区别。露沙是个很清瘦的面庞和体格，但却十分刚强，她们给她的赞语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气很爽快，但心思极深，对于世界的谜仿佛已经识破，对人们交接，总是诙谐的。玲玉是富于情感，而体格极瘦弱，她常常喜欢人们的赞美和温存。她认定世

① 本篇最初发表在《小说月报》1923年第14卷第10、12号，后收入中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初版）。

界的伟大和神秘，只是爱的作用；她喜欢笑，更喜欢哭，她和云青最要好。云青是个智理比感情更强的人。有时她不耐烦了，不能十分温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泪，有时竟至放声痛哭了。莲裳为人最周到，无论和什么人都交际得来，而且到处都被别人欢迎，她和云青很好。宗莹在她们里头，是最娇艳的一个，她极喜欢艳妆，也喜欢向人夸耀她的美和她的学识，她常常说过分的话。露沙和她很好，但露沙也极反对她思想的近俗，不过觉得她人很温和，待人很好，时时的牺牲了自己的偏见，来附和她。她们样样不同的朋友，而能比一切同学亲热，就在她们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所以她们就在一切同学的中间，筑起高垒来隔绝了。

有一天朝霞罩在白云上的时候，她们五个人又来了。露沙睡在海崖上，宗莹蹲在她的身旁，莲裳、玲玉、云青站在海边听怒涛狂歌，看碧波闪映，宗莹和露沙低低地谈笑，远远忽见一缕白烟从海里腾起。玲玉说：“船来了！”大家因都站起来观看，渐渐看见烟筒了。看见船身了，不到五分钟整个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船上许多水手都对她们望着，直到走到极远才止。她们因又团团坐下，说海上的故事。

开始露沙述她幼年时，随她的父母到外省做官去，也是坐的这样的海船。有一天因为心里烦闷极了，不住声地啼哭，哥哥拿许多糖果哄她，也止不住哭声，妈妈用责罚来禁止她的哭声，也是无效。这时她父亲正在作公文，被她搅得急起来，因把她抱起来要往海里抛。她这时惧怕那油碧碧的海心，才止住哭声。

宗莹插言道：“露沙小时的历史，多着呢，我都知道。因我妈妈和她家认识，露沙生的那天，我妈妈也在那里。”玲玉说：“你既知道，讲给我们听听好不好？”宗莹看着露沙微笑，意思是探她许可与否，露沙说：“小时的事情我一概不记得，你说说也好，叫我也知道知道。”

于是宗莹开始说了：“露沙出世的时候，亲友们都庆贺她的命运，因为露沙的母亲已经生过四个哥儿了。当孕着露沙的时候，只盼望是个女儿。这时露沙正好出世。她母亲对这嫩弱的花蕊，十分爱护，但同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不免妨碍露沙的幸运，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她的外祖母死了。并且曾经派人来接她的母亲，为了露沙的出世，终没去成，事后每每思量，当露沙闭目恬适睡在她臂膀上时，她便想到母亲的死，晶莹的泪点往往滴在露沙的颊上。后来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亲的热情，变成憎厌露沙的心了！

“还有不幸的，是她母亲因悲抑的结果，使露沙没有乳汁吃，稚嫩的哀哭声，便从此不断了。有一天夜里，露沙哭得最凶，连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她母亲又急又痛，止不住倚着床沿垂泪，她父亲也叹息道：‘这孩子真讨厌！明天雇个奶妈，把她打发远点，免得你这么受罪！’她母亲点点头，但没说什么。

“过了几天，露沙已不在她母亲怀抱里了，那个新奶妈，是乡下来的，她梳着奇异象蝉翼般的头，两道细缝的小眼，上唇撇起来，露着牙龈。露沙初次见她，似乎很惊怕，只躲在娘怀里不肯仰起头来。后来那奶妈拿了许多糖果和玩物，才勉强把她哄去。但到了夜里，她依旧要找娘去，奶妈只把她搂在怀里，轻轻拍着，唱催眠歌儿，才把她哄睡了。

“露沙因为小时吃了母亲忧抑的乳汁，身体十分孱弱，况且那奶妈又非常的粗心，她有时哭了，奶妈竟不理她，这时她的小灵魂，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刻了。她身体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到三岁了她还不能走路和说话，并且头上还生了许多疮疥。这可怜的小生命，更没有人注意她了。

“在那一年的春天，鸟儿全都轻唱着，花儿全都含笑着，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绿草地上玩耍，那时露沙得极重的热病，关闭在一间厢房里。当她病势沉重的时候，她母亲绝望了，又恐怕传

染，她走到露沙的小床前，看着她瘦弱的面庞说：‘唉！怎变成这样了！……奶妈！我这里孩子多，不如把她抱到你家里去治吧！能好再抱回来，不好就算了！’奶妈也正想回去看看她的小黑，当时就收拾起来，到第二天早晨，奶妈抱着露沙走了。她母亲不免伤心流泪。露沙搬到奶妈家里的第二天，她母亲又生了个小妹妹，从此露沙不但不在她母亲的怀里，并且也不在她母亲的心里了。

“奶妈的家，离城有二十里路，是个环山绕水的村落，她的屋子，是用茅草和黄泥筑成的，一共四间，屋子前面有一座竹篱笆，篱笆外有一道小溪，溪的隔岸，是一片田地，碧绿的麦秀，被风吹着如波纹般涌漾。奶妈的丈夫是个农夫，天天都在田地里做工；家里有一个纺车，奶妈的大女儿银姊，天天用它纺线；奶妈的小女儿小黑和露沙同岁。露沙到了奶妈家里，病渐渐减轻，不到半个月已经完全好了，便是头上的疮也结了痂，从前那黄瘦的面孔，现在变成红黑了。

“露沙住在奶妈家里，整整过了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为奶妈便是她的亲娘，银姊和小黑是她的亲姊姊。朝霞幻成的画景，成了她灵魂的安慰者，斜阳影里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这时精神身体都十分焕发。

“露沙回家的时候，已经四岁了。到六岁的时候，就随着她的父母做官去，以后的事情我就知道了。”

宗莹说到这里止住了。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云青忽喊道：“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太阳已经到了正午，我们回去吃饭吧！”她们随着松荫走了一程已经到家了。

在这一个暑假里，寂寞的松林，和无言的海流，被这五个女孩子点染得十分热闹，她们对着白浪低吟，对着激潮高歌，对着朝霞微笑，有时竟对着海月垂泪。不久暑假将尽了，那天夜里正是月望的时候，她们黄昏时拿着箫笛等来了。露沙说：“明天我

们就要进城去，这海上的风景，只有这一次的赏受了。今晚我们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这海边上虽有几家人家，但和我们也混熟了，纵晚点回去也不要紧，今天总要尽兴才是。”大家都极同意。

西方红灼灼的光闪烁着，海水染成紫色，太阳足有一个脸盆大，起初盖着黄红色的云，有时露出两道红来，仿佛火神怒睁两眼，向人间狠视般，但没有几分钟那两道红线化成一道，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那火盆般的太阳已到了水平线上，一眨眼那太阳已如狮子滚绣球般，打个转身沉向海底去了。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来，只在西方还有些五彩余辉闪烁着。

海风吹拂在宗莹的散发上，如柳丝轻舞，她倚着松柯低声唱道：

“我欲登芙蓉之高峰兮，
白云阻其去路。
我欲攀绿萝之俊藤兮；
惧颓岩而踟蹰。
伤烟波之荡荡兮；
伊人^① 何处？
叩海神久不应兮；
唯漫歌以代哭！”

接着歌声，又是一阵箫韵，其声嚶嚶似蜂鸣群芳丛里，其韵溶溶似落花轻逐流水，渐提渐高激起有如孤鸿哀唳碧空，但一折之后又渐转和缓恰似水渗滩底呜咽不绝，最后音响渐杳，歌声又起道：

① 伊人：那个人。

“临碧海对寒素兮，
何烦纡^①之萦心！
浪滔滔波荡荡兮，
伤孤舟之无依！
伤孤舟之无依兮！
愁绵绵而永系！”

大家都被了歌声的催眠，沉思无言，便是那作歌的宗莹，也只有微叹的余音，还在空中荡漾罢了。

二

她们搬进学校了。暑假里浪漫的生活，只能在梦里梦见，在回想中想见。这几天她们都是无精打采的。露沙每天只在图书馆，一张长方桌前坐着，拿着一枝笔，痴痴地出神，看见同学走过来时，她便将人家慢慢分析起来。同学中有一个叫松文的从她面前走过，手里正拿着信，含笑地看着，露沙等她走后，便把她从印象中提出，层层地分析。过了半点钟，便抽去笔套，在一册小本子上写道：——

“一个很体面的女郎，她时时向人微笑，多美丽呵！只有含露的茶蘼能比拟她。但是最真诚和甜美的笑容，必定当她读到情人来信时才可以看见！这时不止象含露的茶蘼了，并且象斜阳熏醉的玫瑰，又柔媚又艳丽呢！”她写到这里又有一个同学从她面前走过。她放下她的小本子，换了宗旨不写那美丽含笑的松文

① 烦纡：烦闷郁结。

了！她将那个后来的同学照样分析起来。这个同学姓郦，在她一级中年纪最大——大约将近四十岁了——她拿着一堆书，皱着眉走过去。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不禁长叹一声，又拿起笔来写道：——“她是四十岁的母亲了，——她的儿已经十岁——当她拿着先生发的讲义——二百余页的讲义，细细的理解时，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儿来了。她那时皱紧眉头，合上两眼，任那眼泪把讲义湿透，也仍不能止住她的伤心。

“先生们常说：‘她是最可佩服的学生。’我也只得这么想，不然她那紧皱的眉峰，便不时惹起我的悲哀：我必定要想到：‘人多么傻呵！因为不相干的什么知识——甚至于一张破纸文凭，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牺牲了……’”当当一阵吃饭钟响，她才放下笔，从图书馆出来，她一天的生活大约如是，同学们都说她有神经病，有几个刻薄的同学给她起个绰号，叫“著作家”，她每逢听见人们嘲笑她的时候，只是微笑说：“算了吧！著作家谈何容易？”说完这话，便头也不回地跑到图书馆去了。

宗莹最喜欢和同学谈情。她每天除上课之外，便坐在讲堂里，和同学们说：“人生的乐趣，就是情。”她们同级里有两个人，一个叫作兰香，一个叫作孤云，她们两个最要好，然而也最爱打架。她们好的时候，手挽着手，头偎着头，低低地谈笑。或商量两个人做一样衣服，用什么样花边，或者做一样的鞋，打一样的别针，使无论什么人一见她们，就知道她们是顶要好的朋友。有时预算星期六回家，谁到谁家去，她们说到快意的时候，竟手舞足蹈，合唱起来。这时宗莹必定要拉着玲玉说：“你看她们多快乐呵！真是人若没有感情，就不能生活了。情是滋润草木的甘露，要想开美丽的花，必定要用情汁来灌溉。”玲玉也悄悄地谈论着，我们级里谁最有情，谁有真情，宗莹笑着答她道：“我看你最多情，——最没情就是露沙了。她永远不相信人，我们对她说情，她便要笑我们。其实她的见地实在不对。”玲玉便

怀疑着笑说道：“真的吗？……我不相信露沙无情，你看她多喜欢笑，多喜欢哭呀。没情的人，感情就不应当这么易动。”宗莹听了这话，沉思一回，又道：“露沙这人真奇怪呀！……有时候她闹起来，比谁都活泼，及至静起来，便谁也不理的躲起来了。”

她们一天到晚，只要有闲的时候，便如此地谈论，同学们给她们起了绰号，叫“情迷”。她们也笑纳不拒。

云青整天理讲义，记日记。云青的姊妹最多，她们家庭里因组织了一个娱乐会。云青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这里，下课的时候，除理讲义，抄笔录，和记日记外，就是作简章，和写信。她性情极圆和，无论对于什么事，都不肯吃亏，而且是出名的拘谨。同级里每回开级友会，或是爱国运动，她虽热心帮忙，但叫她出头露面，她一定不答应。她唯一的推辞只说：“家里不肯。”同学们能原谅她的，就说她家庭太顽固，她太可怜；不能原谅她的，就冷笑着说：“真正是个薛宝钗。”她有时听见这种的嘲笑，便呆呆坐在那里。露沙若问她出什么神？她便悲抑着说：“我只想求人了解真不容易！”露沙早听惯看惯她这种语调态度，也只冷冷地答道：“何必求人了解？老实说便是自己有时也不了解自己呢！”云青听了露沙的话，就立刻安适了，仍旧埋头作她的工作。

莲裳和她们四人不同级，她学的是音乐。她每日除了练琴室里弹琴，便是操场上唱歌。她无忧无虑，好象不解人间有烦恼事，她每逢听见云青露沙谈人无味一类的话，她必插嘴截住她们的话说：“哎呀！你们真讨厌。竟说这些没意思的话，有什么用处呢？来吧！来吧！操场玩去吧！”她跑到操场里，跳上秋千架，随风上下翻舞，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来，她的目的，只是快乐。她最憎厌学哲理的人，所以她和露沙她们不能常常在一处，只有假期中，她们偶然聚会几次罢了。

她们在学校里的生活很平淡，差不多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

现。到了第三个年头，学校里因为爱国运动，常常罢课。露沙打算到上海读书。开学的时候，同学们都来了，只短一个露沙，云青、玲玉、宗莹都感十分怅惘，云青更抑抑不能耐，当日就写了一封信给露沙道：

露沙：

赐书及宗莹书，读悉，一是离愁别恨，思之痛，言之更痛，露沙！千丝万缕，从何诉说？知惜别之不免，悔欢聚之多事矣！悠悠不决之学潮，至兹告一结束，今日已始行补课，同堂相见，问及露沙，上海去也。局外人已不胜为吾四人憾，况身受者乎？吾不欲听其问，更不忍笔之于此以增露沙愁也！所幸吾侪之以志行相契，他日共事社会，不难旧雨重逢，再作昔日之游，话别情，倾积愆，且喜所期不负，则理想中乐趣，正今日离愁别恨有以成之；又何惜今日之一别，以致永久之乐乎？云素欲作积极语，以是自慰，亦勉以是为露沙慰，知露沙离群之痛，总难豁然^①于心。姑以是作无聊之极想，当耐味之榆柑可也。

今日校中之开学式，一种萧条气象，令人难受，露沙！所谓“别时容易见时难”。吾终不能如太上之忘情，奈何！得暇多来信，余言续详，顺颂
康健

云青

云青写完信，意绪兀自懒散，在这学潮后，杂乱无章的生活里，只有觉闷烦纤，那守时刻司打钟的仆人，一天照样打十二回钟，但课堂里零零落落，只有三四个人上堂。教员走上来，四面

^① 愆（jiǎ）然：无动于衷，不经心。

找人，但窗外一个人影都没有。院子里只有垂扬对那孤寂的学生教员，微微点头。玲玉、宗莹和云青三个人，只是在操场里闲谈。这时正是秋凉时候，天空如洗，黄花满地，西风爽竦。一群群雁子都往南飞，更觉生趣索然。她们起初不过谈些解决学潮的方法，已觉前途的可怕，后来她们又谈到露沙了，玲玉说：“露沙走了，与她的前途未始不好。只是想到人生聚散，如此易易，太没意思了，现在我们都是作学生的时代，肩上没有重大的责任，尚且要受种种环境支配，将来投身社会，岂不更成了机械吗？……”云青说：“人生有限的精力，消磨完了就结束了，看透了倒不值得愁前虑后呢？”宗莹这时正在葡萄架下，看累累酸子，忽接言道：“人生都是苦恼，但能不想就可以不苦了！”云青说：“也只有作如此想。”她们说着都觉倦了，因一齐回到讲堂去。宗莹的桌上忽放着一封信，是露沙寄来的，她忙忙撕开念道：——

“人寿究竟有几何？穷愁潦倒过一生；未免不值得！我已决定日内北上，以后的事情还讲不到，且把眼前的快乐享受了再说。

宗莹！云青！玲玉！从此不必求那永不开口的月姊——传我们心弦之音了！呵！再见！”

宗莹喜欢得跳起来，玲云、云青也尽展愁眉，她们并且忙跑去通知莲裳，预备欢迎露沙。

露沙到的那天，她们都到火车站接她。把她的东西交给底下人拿回去。她们五个人一齐走到公园里。在公园里吃过晚饭，便在社稷坛散步，她们谈到暑假分别时会叮嘱到月望时，两地看月传心曲，谁想不到三个月，依旧同地赏月了！在这种极乐的环境里，她们依旧恢复她们天真活泼的本性了。

她们谈到人生聚散的无定。露沙感触极深，因述说小时的朋友的一段故事：

“我从九岁开始念书，启蒙的先生是我姑母，我的书房，就在她寝室的套间里。我的书桌是红漆的，上面只有一个墨盒，一管笔，一本书，桌子面前一张木头椅子。姑母每天早晨教我一课书，教完之后，她便把书房的门倒锁起来，在门后头放着一把水壶，念渴了就喝白开水，她走了以后，我把我的书打开。忽听见院子里妹妹唱歌，哥哥学猫叫，我就慢慢爬到桌上站在那里，从窗眼往外看。妹妹笑，我也由不得要笑；哥哥追猫，我心里也象帮忙一块追似的。我这样站着两点钟也不觉倦，但只听见姑母的脚步声，就赶紧爬下来，很规矩的坐在那里，姑母一进门，正颜色地向我道：‘过来背书。’我哪里背得出，便认也不曾认得。姑母怒极，喝道：‘过来！’我不禁哀哀地哭了。她拿着皮鞭抽了几鞭，然后狠狠地说：‘十二点再背不出，不用想吃饭呵！’我这时恨极这本破书了。但为要吃午饭，也不能不拼命地念，侥幸背出来了，混了一顿午饭吃。但是念了一年，一本《三字经》还不曾念完，姑母恨极了，告诉了母亲，把我狠狠责罚了一顿，从此不教我念书了。我好象被赦的死囚，高兴极了。

“有一天我正在同妹妹做小衣服玩，忽听见母亲叫我说：‘露沙！你一天在家里不念书，竟顽皮，把妹妹都引坏了。我现在送你上学校去，你若不改，被人赶出来，我就不要你了。’我听了这话，又怕又伤心，不禁放声大哭。后来哥哥把我抱上车，送我到东城一个教会学堂里。我才迈进校长室，心里便狂跳起来。在我的小生命里，是第一次看见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况且这校长满脸威严。我哥哥和她说：‘这小孩是我的妹妹，她很顽皮，请你不用客气的管束她。那是我们全家所感激的。’那校长对我看了半天说：‘哦！小孩子！你应当听话，在我的学校里，要守规矩，不然我这里有皮鞭，它能责罚你。’她说着话，把手向墙

上一捺。就听见‘琅琅！’一阵铃响，不久就走进一个中国女人来，年纪二十八九，这个人比校长温和得多，她走进来和校长鞠了个躬，并不说话，只听见校长叫她道：‘魏教习！这个女孩是到这里读书的，你把她带去安置了吧！’那个魏教习就拉着我的手说：‘小孩子！跟我来！’我站着不动。两眼望着我的哥哥，好似求救似的。我哥哥也似了解我的意思，因安慰我说：‘你好好在这里念书，我过几天来看你。’我知道无望了，只得勉强跟着魏教习到里边去。

“这学校的学生，都是些乡下孩子，她们有的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有的头上扎着红头绳，见了我都不住眼的打量，我心里又彷徨，又凄楚。在这满眼生疏的新环境里，觉得好似不系之舟，前途命运真不可定呵。迷糊中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见魏教习领我走到楼下东边一所房子前站住了。用手轻轻敲了几下门，那门便‘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女郎戴着蔚蓝眼镜，两颊娇红，眉长入鬓，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微笑着对魏教习鞠了躬说：‘这就是那新来的小学生么？’魏教习点点头说：‘我把她交给你，一切的事情都要你留心照应，’说完又回头对我说：‘这里的规矩，小学生初到学校，应受大学生的保护和管束。她的名字叫秦美玉，你应当叫她姐姐，好好听她的话，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请教她。’说完站起身走了。那秦美玉拉着我的手说：‘你多大了？你姓什么？叫什么？……这学校的规矩很厉害，外国人是不容情的，你应当事事小心。’她正说着，已有人将我的铺盖和衣物拿进来了。我这时忽觉得诧异，怎么这屋子里面没有床铺呵？后来又看她把墙壁上的木门推开了。里头放着许多被褥，另外还有一个墙根，便是放衣服的地方。她告诉我这屋里住五个人，都在这木板上睡觉，此外，有一张长方桌子，也是五个人公用的地方。我从来没看见过这种简鄙的生活，仿佛到了一个特别的所在，事事都觉得不惯。并且那些大学生，又都正颜厉色地指挥我